



紀事約言

4曾1
604
31/4

全



門子曾4
籍 5014
卷31

梁武帝集

梁武帝集

紀事約言

夏陽孟傳

張寶鈺

鈺從父兄避寇於通州之鄉暇與仲兄檢書得陽孟所致周騰虎書讀之而壯其志仲兄因致書於其弟彥保詢其城守死寇事得覆書既告其詳且命鈺爲之傳鈺不學譎陋何足傳君然君爲吾夫子長嗣故能知君之素其仲季又嘗與鈺同學鈺在通吾夫子及其仲季亦皆在靖江故詢之而得其詳既不敢辱命謹綴其行事以冀君子採錄焉君諱勤墉字陽孟其宗出自



會稽爲妣夏後故姓夏及明初遷於江陰以儒
世其家祖諱映宸邑諸生父名煒如恩貢生鉅
之師也子三人君其長者君少勤於學稍長爲
文章俶儻多奇氣以試亦用是常見斥於有司
及爲諸生好讀異書論兵及天下大事人見其
大言謬相與應未許以爲可時粵寇潰楚沿江
東趨窟江甯恣肆橫出曾侍郎國藩駐兵江西
以禦之能薦士有賢聲常州人周騰虎捷口辨
不自矜行常以才自負聞其名走往謁之先獻

以書入見與語虎論急糧儲且請自效許之返
爲之募餼於上海得數十萬并募勇於邳得三
千其弟入江陰於坐上見君間進與語意洽君
邀之歸言終日乃大駭服歸以告虎來招君往
一見以奇相合君出所著車礮圖說及平素議
論示之彼亦以必薦之曾侍郎爲許閱數月書
來致聘幣且告以邳勇去期約以俱赴君家苦
乏父母年皆近六十皆重君蹈險地固止之乃
爲書累數萬言授虎使代上之且致以書曰墉

此次雖不得相隨家君亦非永永不許儻後日終得馳驅效命盡一日之長則非特墉一身之幸也山東義旅行止何如河嶽所鍾定多豪俊墉不獲周旋其際憤恨曷窮然身雖不出門庭而心則營四海撫劍西顧其魂魄久已折衝江右矣遂留不果去明年夏城中有傳君將爲亂者囂然聲四應訛言君嘗往江濱諸沙上坐受諸江盜拜甚或言其通術數能策風雷拘禁蛟龍神怪羣和騰說聳動鄰邑後十餘日事無實

言稍衰然君及諸弟出行市上人往往震以相指示君遂承嚴命往遊於皖南入婺源縣幕時婺源新被寇城野荒民多散者君爲善後事宜十數條上之令民賴以安庚申春寇南破廣德趨浙江入杭援師至而退環而北協江甯之寇以夾擊屯防之師師不支下潰君聞之自婺源治裝疾馳歸道所經常與寇間日相先後過杭州市廛寥寥人未集君獨往泛舟西湖謁岳忠武墓徘徊久之然後去四月寇逼常州江陰警

系事系言
傳
君與里中諸儒士相論說首著守城條約乃與
廩生徐思錯等十人上言於學使且入見遇縣
令祥和於坐卽授之書思錯哭祥令亦哭出遂
設城防新局外人多慕義來助者邑人詰諜者
皆來告君戚友西鄉秀才吳英素望於其鄉龔
季子裔因來詢君以鄉守之法乘民之志萃各
鎮之丁束以隊伍行列之法而已將之歃血於
季子之廟額約素以爲別金而聚鄉城通聲援
火藥鉛鐵資於城城置數騎以偵望宵旦相代

君任文書簿籍之事事倍劇常終日行事又與
諸人辨論手未嘗輟書乃簡素所募勇之可用
者使習其技又會城中薪火之數戶算丁城分
雉堞而限所守寇繞常州而掠江陰之鄙西鄉
擊之皆屢勝及常州旣陷越五日寇自僻道以
襲西鄉之後晨薄城焚西南門城上閉門而擊
之皆不得入繞而東君與眾登城而望之下言
於眾曰能殺賊者受錢數十千且書而揭之於
衢人勸之走君曰城堅濠闊持數日鄉兵必有

救援者賊且退耳邑人出東門寇乘門啟而入遂入城局遇鄭姓者於堂刃之流血被面君自樓上疾趨下隨刺之仆遂殺之鄭自寇中出乃言之寇嘗去城君弟入城求其尸多不可辨識者故未獲君卒年三十歲君娶常州李氏祖爲鳳臺縣諱兆洛父爲監生諱紹華有三子長曰嵩次日衆幼者名岷君素所著書罕有存者其詞賦經義之屬藏於家亦以寇擾盡失之

紀事約言自序

人生不過百年而世事千變萬化數千年中有事吾未必生其際也數百年中有事吾未必生其際也卽生其際天下之人至眾未必當其境也天下之事至眾未必當其境也吾生百年不過百年之事吾當百年不過一人百年之事吾生百年不能損益因革難易大小奇正疑異之事皆以一時歷千變萬化而盡處之也吾當百年不能文武顯塞禍福內外經權苦樂之事皆

以一身歷千變萬化而盡處之也乃吾讀史而千變萬化之事若一時歷之而盡處之矣若一身歷之而盡處之矣數千百年之事數千百人由如指掌矣數千百年爲之數千百人爲之極千變萬化而我鑑之別之法之質之古創我仍古勞我逸古嘗我悉後生者抑何幸耶無聖智之資而可循聖智之則有聖智之志即可冀聖智之功後生者抑何幸耶然而讀史者未必有

識量有識量者未必有才學不能於千變萬化之事而論斷之安能值千變萬化之事而措施之耶但措施之效驗可立見論斷之當否不知吾於史書論之斷之極千變萬化之事而參酌之其果當耶否耶倘一日措施之其效驗何如耶吾不敢自惑吾又安敢自信耶史莫要於通鑑而紀事則因鑑而類敘其本末者也故取袁樞陳邦瞻之紀事本末自春秋後以迄於宋據其編次而條說之名曰紀事約言蓋觀眾言

之至詳而成吾言之至約也夫數千百年之事數千百人之事吾何能以一身一時歷千變萬化而是非成敗之故治亂得失之由如示掌也湯曰日新說曰時敏孔曰學習吾惟以此爲將來攷證之資耳不必生其際不必當其境展卷而千變萬化如盡處之復以百年寬攷證之期得自課而自定焉抑何幸耶

約言卷之一

江陰夏勤墉稿

通鑑紀事本末

三家分晉

論者謂三晉之分天實啟秦吾謂三晉之分天實拒秦使智伯兼三家而有晉安能杜函谷乎嗚呼趙襄魏文韓景之賢且強非秦之福也秦并六國

六國自亡非秦能亡之文襄短折始皇尙幼非

呂不韋彌持其閒而山東有令主秦其危哉

豪傑亡秦

廢井田滅封建築長城焚書坑儒皆非常之舉未嘗召亡也秦之亡亡於以詐力并六國人心未靖而有紂之暴穆之荒趙高在內項王在外不亡何待

高帝滅楚

漢高非楚匹也楚霸王初誤於范增之立楚義帝再誤於項伯之脫沛公卒以滅亡非戰之罪

惜哉

諸將之叛

漢高豈善將將特以姦險取成耳諸將果叛何以克平諸將不事項王而死於呂后自取之也

匈奴和親

高帝困平城而欲更嫁公主呂后畏冒頓而使報謝媢書先親後和匪寇婚媾君子謂漢於是乎無人矣

諸呂之變

高帝不能制妻惠帝安能制母若立趙王禍愈速耳天假后年實所以殲諸呂而授孝文也

南粵稱藩

尉佗之地非不大兵非不多而臣服者畏高帝之威懷文帝之德也然高帝忍分杯羹尉佗恐傷宗墓雖僻處南越吾心重之

七國之叛

文帝忽賈誼之策而釀七國之憂至於景帝不可制矣鼂錯發之真忠臣哉

梁孝王驕縱

孝王以母弟之親七國之功有縣四十日以驕縱初無反志也其謀反也傳位之言啟之也然卒能彌縫以安太后之心景帝可謂孝事母諸臣亦孝事君矣

漢通西南夷

廣土眾民君子欲之孝武能闢西南夷而不能行其政教是所病耳

淮南謀反

既以大國封之復以非法驕之傳相不嚴奸邪
構禍勢所必至何獨淮南

漢通西域

武帝雄材大略控制西方匈奴亦因之不競惟
降主之計猶承慚德耳使秦始復生必不爲此

武帝伐匈奴

功成於衛霍謀發於王恢恢雖死忠臣也秦皇
漢武能禦外患西銘謂其志大計左無救子孫
之亡嗚呼子孫之亡子孫之咎而責攘狄之主

冤哉

武帝平兩越

兩越旣不相依又不自振臨以武帝之勢諸將
之才其爲縣也必矣

武帝擊朝鮮

蕞爾國取之如寄耳封尼谿而誅僕彘善用賞
罰哉

武帝惑神怪

好文者終於女色好武者終於神仙洪範所謂

罔念作狂也然穆王納祭公祈招之詩而悟武
帝從東方朔田千秋之諫而悟非所謂克念作
聖者耶

巫蠱之禍

帝非不愛太子太子非不順帝巫蠱之事帝畏
死不疑太子也江充誣太子太子殺江充帝知
其不反乃丞相屈釐不知彌縫始而遁逃既而
力戰罪難追矣

燕蓋謀逆

強王在外公主在內上官父子身為將軍女為
帝后深根固結而事即敗者霍光為政之力也
然非昭帝之明且斷光墓之木拱矣主聖臣賢
燕蓋何患

霍光廢立

田延年忠臣也佐光定計者也嚴延年姦臣也
劾光不道者也光受武帝寄託為廢為立出於
至公伊周之心也妻子驕亂遂以不祀似宣帝
亦不得不然但光初立宣帝講廟驂乘帝嚴憚

之若有芒刺在背是帝早有異心矣稽首歸政而不受徐福請抑而不聽旋赤其族忍哉

趙充國破羌

充國之破羌也離其黨與屯田待敵未嘗恃武力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匈奴歸漢

武昭之威久積匈奴之勢日衰此單于所以稱藩也不然馮奉世破莎車而蕭望之澗其封陳湯斬郅支而匡衡指其罪豈執競之時哉

恭顯用事

元帝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者也庸主也匡衡俟顯失勢始奏其惡顯得志時阿輔不暇姦臣也然恭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即見信任宣不明也

成帝淫荒

成帝博學容直非昏主也使許后班婕妤不廢而飛燕昭儀不入炎祚未衰也

河決之患

紀事約言 卷一 七
不忠所以疏導而防塞之此河之所由決也治
河者不必泥禹之舊蹟師其意而河治矣

丁傅用事

王氏根柢已深哀帝不能治復亂以丁傅天啟
莽也

董賢嬖倖

孔光劾王嘉佞董賢阿王莽漢祚中絕董賢不
足責也若孔光者可恨也

王莽篡漢

莽承四父當國之勢乘三帝乏嗣之朝太后在
內諸王在外劉氏衰微天下無事苟非詐僞自
亂竊取順守安必不如魏晉

光武中興

新莽無秦之強加秦之亂光武以復漢爲名德
業又過高祖赤眉子陽之流遠遜項氏其得天
下不亦宜乎

光武平赤眉

更始殺子嬰赤眉殺更始光武於是乎名正矣

光武平漁陽
漁陽之役光武將親征者懼匈奴之乘隙也

光武平齊

梁王永光武所忌也其終爲戮者德不敵起事
晚也

光武平隴蜀

隗囂始受聖公之制旣又聽光武之命其失機
也甚矣子陽據有天險不能乘時闢國而竊帝
自大斯二人者得可爲之勢而自敗者也

楚王英之獄

光武破王郎焚書以安反側明帝究楚黨按錄
以誅名士後雖感悟冤已甚矣

馬后抑外家

章帝非孝子也馬后以廖光輩不慕節儉之化
傾資結客服御奢侈恐難保世故重抑之帝不
承此志而強封諸舅使馬后抱萬年之恨曾是
以爲孝乎

竇氏專恣

竇氏之橫章帝縱之也章帝不知馬后抑外家之意竇氏之縱也宜

西域歸附

光武之世西域願附帝以中國未定故勿置都護耳班固乃謂盛德在我無取於彼非至論也班超克平西域不煩兵餉復拒月氏之求尙主賢哉

兩匈奴叛服

匈奴之分南北匈奴所由衰弱也竇憲旣勒燕

然倘立北單于而並徙南單于則荒服更難爲中國患矣

諸羌叛服

馬援不使羌有隍中曹鳳請屯二榆皆制羌之要也安帝之世議棄涼州微虞詡爭之函谷以西非漢有矣然恩信不孚其誰懷哉

鮮卑寇邊

匈奴分而漠地空漠地空而鮮卑啟消長之道然也

嬖倖廢立

鄧后不能擇子親立安帝安帝逆焉乳母妬妻
外連奸黨非孫程等立順帝漢社之屋奚俟曹
丕

梁氏之變

和帝不斥竇后而俟諸梁爲母故也順帝旣闇
至桓帝而梁冀之惡盈矣黃瓊名士乃比之鄧
禹詔也質帝以毒死李固知之固在相位得民
心若於此時聲明冀弒君之罪誅之易易耳卽

不克誅天下必不容冀何則冀無竇憲之功無
霍山之勢又無王莽之深心無能爲也獄中寄
書胡廣自謂於義得矣夫誰欺

宦官亡漢

宦官用權未有不亡者也與君近者莫如宦官
近君則君之權可竊也與后近者莫如宦官近
后則后之權可竊也以宦官而弄君后之權斯
外制臣僚內擅廢立一旦得志且猶不可況自
安至靈百年之久乎陳竇事敗而黨錮興何袁

事成而董卓人才不足也

黃巾之亂

宦官盛而黃巾起皇甫嵩等滅黃巾而宦官封侯矣

韓馬之叛

韓馬皆人傑也若得其心而用之能忠於國者也

袁紹討公孫瓚

瓚不挾劉虞以觀變又不治幽薊以開基愚悞

甚矣

曹操篡漢

操先挾漢而後篡漢操得天下以漢漢失天下不以操也當操之時人人欲為操所為天之棄漢久矣

孫氏據江東

堅策權非常人也周瑜之志大哉在三國時操瑜亮皆有大一統之量而瑜較盛然三人皆不克遂者操為吳蜀所阻又有內憂亮晚出而後

主無能地狹而年不永也若瑜者天假之年未可量也

劉備據蜀

先主得入蜀郡周瑜不存故也使瑜不死先主不易入蜀卽入蜀瑜必奪其荊州分兵乘蜀先主未得高枕卧也據蜀而以諸葛爲相趙雲諸人爲將瑜雖復生末由兼并

吳蜀通好

先主喪於內關張喪於外蜀與吳和而吳遂絕

魏通漢可見諸葛武侯之能國矣

諸葛亮出師

魏延隨亮出師請以精兵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直取長安亮從斜谷相會亮以爲危欲平取隴右此亮之失機也然亮豈不知兵哉但以主弱國小一舉不成將受其禍且魏延之爲人能定此謀未必能任此事觀馬謖之敗於街亭趙雲之退於箕谷而知魏亦未可輕也雖然以曹氏司馬氏之盛氣僅足相敵亮不死

天下不得一統異哉

吳侵淮南

陸遜之才滿寵輩伯仲耳安能成大功

魏平遼東

公孫度撫有遼東威行海外氣量甚大西銘以爲張魯祭酒之徒過矣使其子孫富國強兵乘時創造魏方憂吳蜀如遼東何嗚呼諸葛尙存仲達奚有一年之暇以平此土也

明帝奢靡

魏非司馬氏明帝幾亡矣明帝不亡以司馬氏司馬氏所由代魏也

司馬懿誅曹爽

懿閉城勒兵爽不用桓範奉帝走許昌之計如懿何

吳易太子

孫權自周瑜死後日漸以衰至晚年昧昧甚矣

魏滅蜀

姜維能治兵不能治國好奇險而不守正至求

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卽鍾鄧不入蜀維亦必
死黃皓矣黃崇屢勸諸葛瞻據險霍弋保全南
中維與張翼廖化董厥尚守劔閣蜀豈無人始
於黃崇之計不行終於南中之計不就譙周勸
後主出降罪倍黃皓矣嗚呼北地王哭廟將士
斫石使姜維之謀得成恢復易耳

淮南三叛

毋邱儉文欽不能待師死諸葛誕先拒儉欽而
後舉事欽見危相助誕復殺之此三子者匹夫

有志耳

司馬氏篡魏

魏之昏亂不如漢末然曹氏基淺司馬氏根深

晉滅吳

蜀亡吳早亡矣其後亡者司馬氏內顧也況暴
亂乎

羌胡之叛

馬隆孟觀雖名將然止平一時之難耳郭欽江
統之言不用晉欲無亂得乎

陳敏之叛

敏據有江東而旋夷三族者任顧榮周玘且不道也

西晉之亂

論者謂亂晉者三賈后也諸王也胡羯也予曰此皆武帝為之也興晉者宣也亡晉者武也

劉淵據平陽

淵以文武之資因其故部遂據平陽其國若未可量乃聰榮暴亂旋以滅亡惜哉

慕容據鄴

慕容廆假託東晉并吞強鄰若非逼石氏父子則慕容氏世有明德莫與京矣

成李據蜀

李特笑劉禪卒以流民創業雄實成之皆人傑也

張氏據涼

張氏世為忠貞保全民社父子慈孝兄弟友愛用才用兵各盡其道美哉

王敦平淮漢

王敦聽讒而欲殺陶侃然初能任侃平荊州者亦敦也杜曾獵于杜弼周訪克之功同于侃矣

石勒寇河朔

王浚愚妄劉琨夸大石勒從而侮弄之幽并一去勢震江淮矣

前趙平秦隴

南陽王模以長安叛晉保以上邽收兵至奄有秦隴父降子死可謂劣矣陳安雖得士心徒勇

而已

石勒滅前趙

劉曜才非勒匹復酗于酒關險不守石氏父子宵旰血戰前趙之亡蓋有以夫

氏據仇池

憑恃險阻而無遠謀終遺人擒耳

祖逖北伐

元帝無志北伐而逖誓不清中原不濟江卒能徒手立功掃清河南氣吞冀朔元帝未嘗予之

以兵而忽遣戴淵奪其兵西銘比諸孔明李綱其言信然

王敦之亂

王導馮道德之賊也人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之姦東晉所以不振也導之贈諡周札也謂往年敦破建康殺諸王宰相逆節未彰故札開城迎之皆為忠臣嗚呼是何言乎

蘇峻之亂

溫嶠大臣也陶侃重臣也庾亮庸臣也王導佞

臣也

燕討段遼

燕王皝能并強敵而不能容兄弟雖兵力精銳不足取也

趙魏亂中原

趙魏大亂燕并其地而晉人不闢寸土殷浩桓溫之罪也殷浩內忌溫而外無以制勝坐失機宜不足責桓溫非世所稱英雄乎而不爭先也

江左經略中原

桓温伐秦而不渡灞水桓之過也章十上請都洛陽而穆帝不許非温之過也

桓温伐燕

伐燕而敗温才不敵燕也且不乘趙亂而後圖燕敗已兆矣

桓温滅蜀

蜀之亡非李雄不立子之過也

桓温廢立

桓温之不禪代謝安有力焉

苻氏據長安

苻洪開創之主也而為麻秋所鳩苻健非不英偉而微驕至臨終謂太子生除酋帥大臣繆矣以生之昏暴覆亡可待不有苻堅秦安得興乎堅之殺生為宗社民人不可為篡至苟太后賜法死而堅不言是何心哉

苻秦滅涼

張氏世篤忠貞而苻始篡弑是滅涼者苻也至秦兵問罪豈天錫所能抗哉

苻秦滅燕

燕勅敵也非評執政垂出奔秦未必即滅之也
苻堅厚待垂仁也王猛欲殺垂智也不殺評堅
猛均失之

慕容叛秦復燕

苻堅英主也授任慕容氏而遷諸氏亡之徵也
王猛奇材也臨死而言晉不可圖以慕容垂故
也慕容垂姦雄也夫人得幸于堅而不恥勾踐
之流也姚萇逆臣也苻宏中主也苻丕苻登賢

嗣也張夫人堅嬪也中山公堅子也皆自殺順
陽公主棄夫從宏毛后不辱姚萇其餘殉國之
臣亦復不少皆堅之教化也

丁零叛燕

翟斌燕之先驅也首奉燕而又叛燕愚人也

拓跋興魏

魏興于珪然珪之先世有偉人其氣脈深遠矣

魏伐後燕

慕容垂奔秦而燕亡于秦伐魏而燕亡于魏是

終亡燕者垂也諸子何足責哉

偽楚之亂

桓玄有累世之資乘晉之亂實無能為天授劉裕也

盧循之亂

盧循乘劉裕北伐猝然入寇使盡用徐道覆之謀速取建康裕還則于新亭至白石數道攻之裕亦危矣

譙縱之亂

縱以人望據有巴蜀使足有為劉裕其如之何

呂光據姑臧

光之歸國未有異心也而梁熙欲閉境拒之是叛者熙也光破龜茲平西域存堅加以爵賞道已不通則光之據涼非得已也其稱公稱王皆在堅死之後西銘謂與襄垂同于無君苟矣惜也其不知討賊耳

乞伏據金城

乞伏氏有志者也國仁乾歸善反覆固胡性哉

禿髮據廣武

禿髮氏兄終弟及骨月和順求諸夷狄不可多得烏孤用紛陁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志量宏遠而走馬暴卒不亦惜乎利鹿儻尙有才略外逼強敵終以不振時勢限之也

蒙遜據張掖

蒙遜矯詐忍刻人也

秦滅後涼

呂光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勢已不永況內難外

敵哉

馮跋滅後燕

跋亦人傑也始佐高雲遂有燕地雲苟能民豈必代立

蒙遜滅西涼

李歆違其父嵩之政不聽尹太后之言宜其亡

乞伏滅南涼

乞伏乾歸困于姚興奔南涼以熾盤爲質熾盤以逃被執儻檀苾之乃滅儻檀者卽熾盤負心

紀事本末 卷一
三
故僇檀之女爲熾盤后不忍臣妾于仇讐而謀報父恥事雖敗可謂孝矣

蒙遜伐西秦

熾盤足敵蒙遜至暮末非遜匹矣

劉裕滅南燕

慕容超歷艱難而主社稷乃猜忌失人復不知守險遂爲裕所滅忽諸

劉裕滅後秦

裕非不知關中不可去特有內顧憂耳

赫連掾朔方

赫連氏與魏接壤而都統萬有關中假令不驕不虐後嗣日強豈遂亡乎

魏滅北燕

馮弘本不足以守國況結怨於魏耶

魏滅夏

魏之滅夏也竭其心力以剪除之夏亦勅敵哉

魏滅北涼

魏日闢國而牧犍以淫亂承蒙遜之業安能久

乎

魏平仇池

楊氏兵精地險而不興者無遠略也

劉裕篡晉

劉裕兼司馬懿師昭炎四人之才亦行四人之事至酖殺恭帝德更薄矣

元魏寇宋

南北之人才勢力適足相敵魏不勝宋猶宋不勝魏無論伐喪也

徐傅廢立

徐羨之傅亮無霍光之德望而有不順之迹何以免乎謝晦則事更危矣

彭城王專政

義康初無叛逆之心劉湛范曄陷之耳觀其侍疾嘗藥受命流涕讀淮南厲王傳而自嘆後人悲之

宋文圖恢復

宋之將相不如魏而連兵動眾以圖恢復非恢

復不可圖圖失其道也

宗愛逆節

愛刑餘闖茸而逆子弒二君羽林郎中劉
尼振臂一呼誅逆賊而立皇孫濬功烈偉哉

太子劬弒逆

魏有宗愛之亂而宋有太子之逆此宋所以先
衰也

南郡王之叛

義宣未嘗欲叛也叛者臧質耳然非武帝淫其

諸女質安能使叛哉

竟陵王之叛

誕建績兩朝未有不順而武帝討之寡恩哉賀
弼飲藥不降范義誓死不變呂曇濟死保其子
知其冤也

廢帝之亂

廢帝淫亂明帝代之幾為尋陽所覆素非人望
故也

明帝北伐

當明帝初立若魏乘亂事不可測乃幸無變而不知休兵息民培養國脉反啟禍釁不亦愚乎

蕭道成篡宋

袁粲死忠裴子野譏其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誠哉是言

魏遷雜陽

欲移風易俗制禮作樂何必遷都而後可哉

蕭鸞篡弒

鬱林無道海陵無權諸王制于典義鸞何忌之

有

元魏寇齊

南風不競北運亦衰不然齊之亡易易耳

蕭衍篡齊

懿為忠臣衍為禪代一以義重一以才雄非常人也

南北交兵

魏不乘衍初動之時用元英計據襄陽斷黑水至寶寅痛哭乞師而後南伐失時甚矣然非梁

武初政韋叡奇才未易當也

魏伐柔然

沙漠之地代有強梁柔然盛而元魏無如之何
柔然衰而突厥又起矣

肇忠用事

高肇之罪浮於于忠然皆庸才也

邢巒寇巴西

巒之才不減鍾鄧而巴西無良將使魏主濟師
王足不退如取諸囊中耳

梁魏爭淮堰

國之強弱全賴人才豈在堰哉梁傷財勞民惑
矣

元義幽后

胡后不顧身死願生太子其初心非不善也及
臨朝之始淫蕩漸彰元義幽之實后自取特义
非其人耳

六鎮之叛

魏主不聽李崇改鎮立州加恩府戶卒致大亂

傷哉

元顥入洛

顥藉陳慶之銳師自發銍至洛陽以少破眾十
四旬平城三十二旋即死亡西銘謂非爾朱榮
能制顥顥背梁而猜慶之所以速死其誰曰不
然

元魏之亂

爾朱榮董卓之流兆不如袁紹高歡曹操之流
也

魏分東西

高歡宇文泰才智相若泰伺歡之後而乘其隙
勢更順耳

高氏篡東魏

洋不及父兄而禪代者積威之勢使然也

宇文篡西魏

高歡病逐君之醜恭事靜帝宇文泰藉以為名
而身弑二君是泰之心更不如歡矣

侯景之亂

梁祚雖衰何至厄于侯景特君臣恬怠不備不虞耳景力雖強非太子許和援兵四集臺城未可破也

梁氏亂亡

蕭繹奮兵討景人望中興使推赤心以待諸王共復大業事成之後雖東面讓三南面讓五誰得而僭之哉

西魏取蜀

侯景陷臺城武陵王不知臥薪嘗膽以報不共

戴天之仇而自言符瑞遂即帝位嗚呼蜀且不保何論其他

蕭勃據嶺南

勃何人欲制陳霸先乎

王琳奔齊

琳忠義奮發深得人心其才過於吳明徹使陳霸先肝食者實此人也
不幸敗而犇齊齊人不能用竟為明徹所窮觀其既擒之後麾下爭為請命其死也哭者聲如雷一叟祭而收其血朱

瑒請其首茅智勝等送其柩人不忘琳如是琳之所以感人者蓋可知矣君國變易獨得其正生可敬死可思聖賢之志哉

齊顯祖狂暴

齊三世無令主而不亡者鄰國皆亂故也

安成王篡立

文帝以世子昌次當天子故沈昌于江安成以海陵王嗣為天子故弑王于道其事畧殊其心一也

周陳之叛

周迪陳寶應亦小有才特不知量耳

宇文護逆節

北周明帝有識量不能誅護而見弑仁而不武者也武帝深智晦匿而出不意擊護于含仁殿可謂神矣然明帝深知武帝舍子而立之非有大識量何以及此

周伐齊

齊專任段韶斛律光而周以護為帥雖有韋孝

寬楊忠未能驟勝也

吐谷渾盛衰

吐谷渾以馬鬪之故辭慕容廆而西別創疆宇
其後兄弟叔姪惟賢是立孝友之性諸夏所無
予深美之至夸呂在位百年驕淫既久又失慈
愛天倫薄而國祚亦微矣

周滅齊

斛律光死齊無大將復有馮妃擾亂政事周師
屢出而後滅者武帝之不善用兵也

楊堅篡周

堅雖有異相使非天元荒暴得中主而輔之未
能即篡也韋孝寬功業聲譽北周之朝罕出其
右而叛君從逆不如尉遲迥遠矣楊后婉憤天
性尙存悲哉

始興王謀逆

長沙王叔堅搯始興拔太子可謂忠矣

隋滅陳

後主君臣靡靡並如婦孺隋人取之囊中物耳

系事紀言卷一
臣有任瓌親有叔慎不知早用徒令亡國之後
與高涼洗太夫人抗節傷哉

隋易太子

獨孤后之妬晉王廣之姦相構而太子勇廢矣

突厥朝隋

隋以極盛當虜運之衰兵懾之財縻之公主媿
之

隋討高麗

隋不克高麗兵多將眾事權遙制故也

煬帝亡隋

煬帝兼秦皇漢武五胡南北季世之主而有之
後雖卒亡天之縱帝亦蔑以加矣

高祖與唐

李世民以隋室大亂奉高祖起兵晉陽進據關
中收豪傑拯生民何異湯武使行王政東向征
天下誰敢不服哉乃奉恭帝行禪代與魏晉六
朝無異繆矣高祖之妻竇毅之女也幼恨隋篡
柴紹之妻高祖之女也能合羣盜此其英武皆

紀事約言 卷一
稱世民而高祖獨無大志先立恭而後禪者或亦高祖之志乎

唐平東都

楊玄感過王世充李密過玄感玄感密死世充何爲

唐平河朔

夏王以仁武之資撫有河朔拔賢才喪忠義救民伐罪其地險兵力與唐相若也謀臣猛將與唐相若也其德惠政令與唐相比有過無不及

也然救王世充而爲唐擒者何也不用凌敬之策也使用敬之策命將守懷州河陽而自帥師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天下未必非夏之天下也乃敬爭不從妻諫不聽戰而敗敗而見獲又無子人謀不臧天命亦不佑也

唐平隴右

薛舉雖強仁杲暴虐無能爲也

唐平河西

李軌親信諸胡奢妄漸著復不從安興貴舉土

歸唐興貴結胡圖之如取嬰兒耳

唐平河東

劉武周得宋金剛所向必克元吉棄師裴寂敗績高祖欲舍大河以東非世民血戰太原失而關中危矣

唐平江陵

蕭銑阻長江之險承大梁之業非猜忌功臣可守也

唐平江淮

杜伏威輔公祏皆將才惜不知擇主耳

唐平山東

劉黑闥竇氏之名將也亦竇氏之忠臣也竇氏德澤尙在人心黑闥復英武使竇氏有子唐不安枕矣

太宗平內難

唐之興世民力也而高祖不早立世民爲太子使開骨月相殘之始是建成元吉非世民殺之也

太宗易太子

太宗無賢嗣易猶不易耳然太宗無如何也

太宗平突厥

突厥雖強唐亦甚盛況可汗有二唐因得而間之乎

唐平鐵勒

太宗許薛延陀婚契苾何力請敕其親迎以絕之卒行其計以乘其弊不然未易平也

唐平西突厥

唐人銳意取北狄而西突厥地分人亂自敗久矣

太宗討龜茲

布失畢恃險而獲郭孝恪恃勝而隕

太宗平高昌

高昌王文泰自恃險遠驕慢已甚侯君集不乘其會葬雍容奏績降其君臣以貪下吏太宗猛哉

太宗平吐谷渾

呂夸之後吐谷渾衰亂李靖伐之摧枯拉朽耳

貞觀君臣論治

太宗英敏宏達躬行節儉房杜良輔魏直言皆能盡其才觀帝之議論丰采巍乎煥乎但少驕耳

唐平遼東

太宗不克高麗者以親征兵多且不用道宗之計也

吐蕃請和

太宗之世吐蕃稍強于諸國若併力勦除不難
而敵乃降主和親辱國甚矣然玄宗之世犯邊
創德宗以後薦食上國唐祚有盛衰虜運之
臨弱哉

突厥叛唐

突厥之叛藉口武后非無名也張仁愿築三受
降城扼其要地突厥漸衰後併于回紇使唐能
守三城謹山北千八百烽墩金湯之業也

唐平奚契丹

奚與契丹臣服唐室皆因武后而叛其後叛服不常元宗時平之者祿山二虜平而祿山反矣

武韋之禍

武后秦皇漢武之量曹操之姦煬帝之侈韋后與晉賈后伯仲耳狄仁傑心不忘唐武后非不知也五王之忠中宗忘之唐室危矣非玄宗孰興之

太平公主謀逆

太平公主武后之肖女也

李林甫專政

元宗敗于楊氏而始于李林甫林甫之相依武惠妃是何亂唐者皆由武氏也然元宗初政不減太宗晚年不減中宗林甫國忠爲之亦自取之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元宗有焉

姦臣聚斂

元宗晚年用財如糞土故姦臣以利中之

楊氏之寵

貴妃淫妬國忠姦亂元宗縱之亦以平治日久

民和年豐可共爲娛快耳非徇美色甘心亡國
如紂王煬帝也觀其縊貴妃立太子中興之運
已啟焉

安史之亂

唐德未終民心思慕逼以安史之殘虐激以李
郭之精忠動以顏張諸人之貞烈故亡而存耳
不然如肅宗者內惑張良娣外任李輔國始則
不先取范陽旣則不知制史思明而出師必以
魚朝恩監亦昏矣哉

劉展之叛

展之叛中使邢延恩欲以計去之也夫展本不
叛而欲誅之懼以兵權而崇位以誘之事又不
密繆哉

李輔國用事

輔國敢逼上皇張后庇之亦有以窺肅宗疑父
之心也輔國殺張后元振裁輔國天之贊唐甚
矣不然恐代宗癡聾未必能除此三人也

僕固懷恩之叛

懷恩之狡迫于姦讒使代宗用顏真卿計以郭子儀代之事易平耳懷恩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復兩京而卒以叛死帝養其母不言其反良有以夫

元載專權

載能誅魚朝恩才非駑下特貪縱甚耳帝初知之而不輕其權勢勒令致仕卒至戮妻孥毀墟墓獨載之罪哉

吐蕃入寇

元宗以前邊地險遠復有折衝之將至代宗之世程元振壅隔寇警至邠州以北皆淪左袵輒動京師雖有郭子儀輩何如限制萬里哉

兩稅之弊

西銘有言兩稅之病不病更法而病加斂嗚呼加斂豈楊炎意乎租庸調之弊多于兩稅兩稅非加斂何弊之有

裴延齡姦蠹

延齡有聚斂之事而無聚斂之才妄人耳陽城

本名士又居諫職其直言固當若武臣張萬福者可敬也

吐蕃叛盟

力足以制夷狄則盟可久不然雖盟何益

藩鎮連兵

不擇人而授以兵權土地又非上所願與其叛已兆矣況復政事不修駕御無術乎

佞文用事

佞文皆愚且躁以順宗狎臣乘疾專柄朝政紛

然順宗知之內禪于憲可謂明矣

憲宗平蜀

憲宗信杜黃裳黃裳信高崇文君臣一心卒擒劉闢宜哉

憲宗平吳

李錡之叛也武元衡請討之裴行立能除之憲宗用以成功而愀然不受賀其既誅也蔣父請赦其宗族兄弟盧坦請全其祖考冢廟裴垵李絳請以逆人金帛賜浙西百姓代租稅憲宗又

紀事約言卷一
用之嗚呼仁矣

魏博歸朝

憲宗用李絳計寵任田弘正弘正亦忠順美矣哉

憲宗討成德

田弘正效忠吳元濟服罪王承宗不敢復叛矣而承元恭順一如弘正豈非天授唐室哉惜乎憲宗使宦官監軍已不能如初政之遠大也

憲宗平淮蔡

德宗所用非人吳氏遂不可制憲宗明斷終能克之

憲宗討淄青

裴度爲相李愬田弘正爲將師道已窘況劉悟從而圖之乎

河朔再叛

田弘正足以制王庭湊而奪其兵權使不得其死悲哉李愬病歿裴度受讒追敬宗立已失時矣

南詔歸附

閣羅鳳之臣吐蕃也刻碑國門明非本心特以張虔陀私其妻子不堪誅求耳李晟破之韋皋招之至杜元穎而復亂至李德裕而復靖人才之關係如此

宦官弑逆

憲宗晚年夸誕敬宗昵比羣小皆爲閹弑而不聞臣子有討賊者宮禁秘密逆黨森連矯詔挾君裴度輩疏遠老邁無可如何也文宗有志而

甘露致變良由信任非人然非宋申錫之冤仇士良王守澄必不敢無君至此觀李德裕相而宦官屏息知文宗之受制家奴亦不用賢耳使文宗用裴度言相德裕事成矣

朋黨之禍

牛僧孺苟安姦矯處極亂之朝而以爲太平庸妄人也李德裕薦拔賢才建立功業朝綱內振兵革外靖非常人也性異冰炭安能相合哉武宗任德裕而宣宗廢之天厭唐哉天厭唐哉

武宗平潞澤

李德裕駕馭河北激勸諸將敗不變計降不受奸澤潞區區不足平也

裘甫寇浙東

夏侯孜薦王式可謂知人王式知勇足以破賊亦可謂不負知己

龐勛之亂

勛藉思歸怨卒唱亂剽掠非有大志令狐絢縱之東下故遂難制耳然杜悛死守泗城以扼江

淮之衝辛讜奮身出入郭厚本張存誠援之康承訓有異才又善用朱邪赤心勛于是滅不旋踵矣

回鶻叛服

李泌和回鶻以討吐蕃李德裕招溫沒斯以逼介烏冊黠戛斯以靖回鶻皆馭狄之長策也

吐蕃衰亂

唐非能復河湟也吐蕃內亂思附大國張義潮尙延心二人爲之耳使二人不歸唐唐無如何

紀事約言 卷一

三

也
蠻導南詔入寇
不能服以兵威而和以公主國之恥也

李克用歸唐

李克用奇才也心歸乎唐而唐不能用唐所以
亡也其後諸鎮相攻克用忠于王室唐忘其勳
而猜忌之當張濬孔緯之時信任者朱溫而已
黃巢之亂

巢縱橫天下竊號京師勤王百萬之眾無如之

何李克用一至勢如破竹尊王滅賊桓文何足
道哉

藩鎮之亂

李克用滅黃巢之後一討朱玫一斬王行瑜凡
三救天子大難乃昭宗恐沙陀太盛不使入朝
李茂貞韓建得以逞志愚哉克用不恃大功奉
詔歸鎮略無怨志可謂純忠

楊行密據淮南

行密乘時而起能用人才據有淮南亦人傑也

紀事約言 卷一

三

不然久爲朱溫併矣然有田頔安仁義而不終其績惜哉

王建據蜀

建當僖宗幸興元時流離奉君頗有小忠其後破關進兵據有全蜀非不英偉但與田令孜爲父子終無顏自立耳

諸鎮相攻

無日不思篡者朱全忠無日不効順者李克用然朝廷每惑全忠而忌克用唐所以不得不亡

也

朱溫取淄青

王師範始奮義而後降朱溫半塗而廢良由偷生之念中之也誰料後日卒無遺種哉且起兵以來戰無不克楊師厚奮攻青州遂不守土何其繆哉

朱溫篡唐

崔胤誅宦官而任朱溫與何進召董卓一轍朱溫遂弒昭宗篡唐室朝中無不畏服輕溫者獨

溫兄全昱耳

郢王篡弒

朱溫弒昭篡唐普天下之人殺溫不爲篡弒而其子殺之則爲篡弒友珪真溫之肖子也

李氏據鳳翔

李茂貞外強內懦令終其世抑何幸乎

錢氏據吳越

錢氏世守臣節父子兄弟和順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智也

王氏據閩中

王潮能得眾心舍子立弟審知審知讓審邽邽不受其開國之初何異錢氏哉乃後嗣不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亂逆何以永世

劉氏據廣州

劉龔不能宏隱之德侈僭殘酷嗣復淫亂亡已晚矣

高氏據荆南

從誨賢于季興而所向稱臣不驕不侈妾婦之

道也

徐氏篡吳

徐温及知誥司馬懿之流也

馬氏據湖南

張佶知士也馬殷豪主也奉天子睦四鄰兵強國富而卒亡于南唐子固不肖其晚政亦已荒矣

晉王滅燕

劉仁恭反覆小人守光逆賊妄亂已甚晉王滅

之理勢然也

後唐滅梁

莊宗幼年志度遠大既襲位白服出兵百戰百勝世傳其錦囊盛矢係燕父子函梁君臣之首祭天告廟可謂大孝矣然急于稱帝好自矜大天下未平驕盈已極吾方病其器小也

莊宗滅蜀

唐祚方隆蜀主不道俎上肉耳

鄴都之變

莊宗矜功好色吝賞信讒寵用伶人宦官而不恤戰士宿將身被焚弑有始無終哀哉

安重誨專權

安重誨讒人也其欲殺潞王猶殺通王雅王也豈爲國忠謀哉歐陽氏謂爲志勤王室過矣

秦王之亂

秦王握兵驕虐將相避禍潞王早有窺伺之心然禁闕稱兵喪亡相繼而潞王不敢聲罪致討入都定計是懦人也使朱弘昭馮贇暗爲之防

不使有所藉口或發難而能制其死命潞王何能爲乃但知激變而戰守兩無君臣失色閔帝奔波馮道勸進潞王始願詎及此哉

契丹入寇

阿保機不受七部之代并吞其地遂思南牧李克用約爲兄弟而見背至莊宗無如何者失榆關之險故也夫克用之將周德威功最多而失榆關者偏由德威恃勇不設備可哉

孟知祥據蜀

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兩川交爭范延光請乘其隙使石敬瑭輩及時圖之知祥危哉

石晉篡唐

敬瑭之篡晉也父事契丹割十六州藉其兵力以竊帝號人皆恥之敬瑭不恥者何也不如是契丹不助契丹不助事必無成也敬瑭何能不為契丹所賣幸耳然使唐以奇兵出雁門向虜庭立李贊華為契丹主命龍敏郎萬金救張敬達于晉安則契丹遁而敬瑭授首矣

范楊之叛

范延光素有重名敬瑭稱帝不即討賊失時甚矣既降復叛事固宜敗楊光遠擁兵驕恣愚人耳

契丹滅晉

景延廣雖挑強虜然晉失十六州之險契丹憑陵已甚趙延壽復時時勸之契丹亦未能和親無事也契丹兵入初為李守貞等所破使非杜重威心豔赭袍晉或不可即滅晉滅契丹去劉

知遠安坐取天下矣

三叛連兵

郭威素有大功復平三叛重賜將士禮讓大臣人心向之矣

郭威篡漢

郭威雖握大權未必遂有無君之心隱帝信蘇逢吉李業之言忽殺楊邠史弘肇王章族威之家而使郭崇威等殺威以此激變然隱帝聽李太后之計按兵守城飛詔諭之威未敢顯為弑

逆也隱帝死于亂兵擁立幼主威固安然受禪矣劉崇不早逾太行據孟津本不足以敵威況世宗仁武更勝于威哉

世宗征淮南

司馬君實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贖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戮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于必克既復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

其宏規大度非五代帝王可同日語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嗚呼豈徒近之哉

約言卷之二

江陰夏勤壩稿

宋史紀事本末

太祖代周

嗚呼世運之不幸也天道之難知也胡爲而生宋太祖哉古之篡弑者非已有危險之勢卽國有可乘之隙太祖之篡何哉世宗富貴之至孤兒寡婦而奪之耳三代之後漢文光武唐太宗史推聖主然剛大正直無少間然莫如世宗世

宗不讓堯舜湯武恭帝無太甲之失而有成王之賢使太祖盡忠于周豈不甚盛乃忍爲此事是太祖非特周之賊萬世之賊也其子孫俘辱于金而高宗臣服仇讎爲天下恥不亦宜乎若韓通李筠李重進忠臣也死賢于生多矣

收兵權

從容杯酒遂收兵權鎮將固無英雄亦天縱此賊耳

平荆湖

高氏周氏本將覆亡況復自亂不足平也

平蜀

蜀主荒淫將相愚妄險隘不守能無降乎

平南漢

劉鋹無道甚于孟昶潘美知兵愛民取之猶反手耳

平江南

宋惟利是視南唐猶以事周之禮事之誤矣況不恤政事不用林仁肇復江北舊境之計而鳩

殺之誰復禦曹彬乎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不能法周世宗而反斥之天良絕矣小善安足論乎

議禮樂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治河

西銘曰循禹故道則安逆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改也宋臣喜功強使東能無困乎且宋

寄命江淮漕亟而河患殷勢使然也誠哉是言

金匱之盟

村太后何必有遺命太祖何必欲傳弟皆太宗爲之耳太祖負周世宗竊神器太宗遂負太祖弑而篡之矯太后命以文飾之復殺太祖之子然則太祖不過一身爲天子且不得其死天下永爲太宗之天下回思陰謀詭計黃袍加身亦慙矣乎

吳越歸地

錢俶以先世所傳之土地與人與滅亡何異非
竇融以河西効順比也

平北漢

劉鈞雖云哀辭未存亦藝祖無從取之耳鈞死
不迎繼文于契丹而立薛釗兒遂啟喪亂太宗
除之尚費兵力何能更復燕薊哉

契丹和戰

周世宗已服東南專心西北不幸而死子孫繼
之以全盛之勢使藝祖太宗任攻取之責契丹

可滅也周易為宋南風不競甚矣

西夏叛服

太宗不能平李繼遷而夏強夏強而宋已小朝
廷矣

交州之變

陳邦瞻曰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不振
甚矣

蜀盜之平

張詠再鎮西蜀化賊為民宋初諸臣誰與伯仲

哉

太宗致治

太宗愛民容有一二可觀然自愧不如唐太宗信哉

營田之議

何承矩陳堯叟陳靖之議皆足以富國惜不見用也

至道建儲

寇準定議于前呂端持正于後此真宗所以正

始也楚王元佐聰敏素著以救廷美之故遂發狂疾焚宮罪廢歷事真仁觀其志意豈真狂哉彼蓋心非太宗所為欲嗣位則不忍欲讓國則不能欲逃隱則彰父之惡不得已而為狂疾亦仁人孝子之極思耳民無得稱世無得知并太宗真宗亦絕無覺其所以然其為至德非泰伯孰與比哉

咸平諸臣言時務

王禹偁所言減冗兵冗吏艱難選舉汰僧尼親

大臣遠小人皆爲至當惟論赦繼遷與夏臺爲失計耳

契丹盟好

澶淵之役寇準決策其後富弼使北不許降主割地使守此勿失不聽王安石割河東盟好猶可恃也

天書封祀

秦始漢武唐元皆德威極盛天下和平始有封禪長生之舉乃宋真屈辱於遼夏四方殘破竟

以天書自娛昏妄甚矣李沆逆料其然故屢奏災異王旦不知姑爲將順幸仁宗以天書殉葬克幹父之蠱也

丁謂之姦

謂足以害寇準而王曾足以去謂者準不學無術曾才智克濟其忠也

明肅莊懿之事

劉后英明攘李后之子爲子李后隱處羣嬪死無怨言仁宗初不知劉后死而後知之后卒能

用王曾呂夷簡魯宗道范仲淹故母子君臣之間賴以完美庶幾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郭后之廢

郭后雖有失德仁宗未忍卽廢呂夷簡以修怨之故勸帝廢之使乾坤有所傾陷其罪深矣

天聖災議

承天書封祀之後而羣得因災異暢言此國之福也

茶鹽榷罷

秦漢以上有鹽無茶至唐始有茶稅茶旣盛行不必無取使行貼射通商之法不復滋弊亦未爲酷也

正雅樂

李照斥王朴樂音高然歌工以照樂濁不成聲使鑄工減銅齊以協歌照絕不知胡瑗改朴編鐘叩之弇鬱後得古鐘聲與朴鐘合則朴樂固非高者也

慶厯黨議

明黨之說起于呂夷簡之詆范仲淹羣小借之
離間君子後仲淹懼讒西行夷簡以爲不宜去
朝嗚呼使夷簡早引仲淹不開黨議則仲淹任
用而夷簡亦與鮑叔罕虎爭烈矣

夏元昊拒命

以元昊之強非專用韓琦范仲淹龐籍种世衡
狄青諸人未易當也

儂智高

仁宗用龐籍之言專任狄青青卽罷交趾助兵

斬違節敗將出奇制勝遂平廣南美矣哉

貝州卒亂

王則盜據貝州使朝廷輕之不任文彥博未速
滅也

浚六塔二股河

不因北流之勢而強使回東連興大役徒傷財
害民耳

英宗之立

仁宗無子育英宗於宮中竟傳大位內外安治

者韓琦之功也琦固大臣復有司馬光歐陽修
包拯范鎮諸人同心共濟然後愈見仁宗曹后
之明聖盛矣哉

刺義勇

韓琦以士兵賢于召募故刺之司馬光以刺民
必至戍邊故止之使三路義勇專衛鄉里何嘗
不善但琦不能保其後光所憂耳

濮議

英宗先正東宮始繼大位以帝統所在不顧私

親司馬光立議甚正惟欲尊濮王以高官大國
則非是王珪皇伯之稱更爲繆戾宜韓琦歐陽
修曾鞏不服也程頤欲不稱親而加禮尊爲皇
伯父濮國大王猶珪意也予謂英宗旣久爲仁
宗後上承大業非濮王所得私特係濮王所生
何可稱爲皇伯且子不爵父宜仍濮王昔日封
號稱本生考而稍殺天子禮以祀焉

王安石變法

安石心術非不正志趣非不高特才量不及好

勝剛復無知人之明以此自誤誤國當英才林立之際而崇長儉壬宋之不幸也

學校科舉之制

范仲淹請立學校司馬光十科舉士美矣王安石重經義法非不善但以一家私學釣餌多士故為姦耳

元豐官制

官制原可更正特治道不明雖正何益

西夏用兵

王韶之謀河湟非不可行特將帥失人耳幸夏運衰弱時或奏捷若如元昊之強必取辱焉

熙河之役

河湟宜復不宜棄不得以王安石章惇蔡京而疑之

瀘夷

熊本能制柯陰韓存寶林廣不能制乞弟才不同也

元祐更化

宣仁聽政卽罷新法相司馬光悉拔羣賢盡革
弊政故元祐之間號稱極治然光自元豐八年
五月留闕至元祐元年九月卒用事不過一歲
有餘耳呂公著四年卒宣仁太后八年崩而紹
聖之議行矣論者或病更化太驟有以激之不
知神宗之末羣姦滿朝以太后擁幼孫去邪任
賢其勢豈容遲緩若元祐之初不卽更化光與
公著早卒元豐舊臣久已得志何待宣仁沒世
始起邪說耶

宣仁之誣

哲宗十歲卽位至宣仁崩已十有八歲矣賊臣
縱善熒惑非其至昏至愚亦誰敢誣宣仁也吁
宋祚盡矣

洛蜀黨議

西銘謂頤軾相爭小人乘間不自固其藩籬不
知頤軾之道本不相謀頤以迂腐之故不入章
蔡之黨軾之惡頤猶惡元豐舊臣也司馬光大
賢而以蔡京爲有才以程頤爲有學信任薦拔

卒致反覆變亂頤訖于內京叛于外知人則哲
良難矣哉

紹述

元祐之治變爲紹述指司馬光輩爲姦邪并誣
蔑宣仁太后而哲宗甘心者豈卽位年幼彼昏
不知未見王安石諸人新法之害司馬光諸人
更化之利耶抑太祖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
至宣仁以太太后擁十齡昏幼其治轉出先人
上故造物者忌之耶

孟后廢復

孟后以宣仁高太后向太后所愛遂冊爲皇后
章惇以元祐故誣宣仁遂附劉婕妤釀成廢后
之事然后亦以此得元祐名初雖復而旋廢至
劉后不謹自殺后卒經大難立高宗足以係天
下望者亦廢之力也

建中初政

徽宗初立卽貶章惇諸人昭雪元祐乃曾布一
相紹述復起事不可爲矣

蔡京擅國

徽宗非不知京之姦而屢廢屢用四擅國政其子攸媒孽其短乃勒致仕然已無救汴宋之亡矣

花石綱之役

徽宗玩物喪志為蔡京所誤童貫雖橫然見花石之困民而即作手詔罪已罷花石諸務吾取節焉

道教之崇

徽宗當危亂之時而花石神仙縱欲敗度宜其

亡也

金滅遼

遼享國日久土宇開辟乃阿骨打舉兵而竹破瓦解不祀忽諸雖金之強亦可知遼運之衰非一日矣

復燕雲

宋不能敵遼安能敵金使不先與金通受郭藥師張穀之降則涿易平三州既坐致之復撫遼

主爲屏藩選兵擇將守邊何憂燕雲終我有也
奈何卑詞重幣以求金將童貫而敗績遂爲金
所輕侮也

方臘之亂

方臘因民怨花石綱而變幸無才能不然宋不
南矣

羣奸之窟

陳東請斬六賊欽宗不肆諸市朝而但使貶竄
懦矣

金人入寇

金人懸軍深入頓兵都城邊鎮尙存援兵四集
使欽宗專任李綱種師道戰守有備不待求和
割地而金人退矣

二帝北狩

以一國之強而困于都城邪不去賢不用割地
見欺而復割求和不遂而更求城破不死而爲
金人括金銀搜後宮二帝親造其營隨之北去
使逞戮辱異哉

張邦昌僭逆

邦昌庸人也金不能有宋地故立異姓使相構耳

高宗嗣統

康王擁兵觀望忘父兄之恥不急復讎南渡卽位信任黃潛善汪伯彥爲祖宗者亦何用此子孫爲哉

李綱輔政

綱之相也議戰守正僭逆定經制改弊法定幸

都之謀當討賊之任簡拔忠才分布要害乃小人讒譖七十七日而罷高宗之爲人何如

宗澤守汴

宗澤能守汴京連結河北號召忠義挫折金人方召申甫之匹也高宗媚讎使之憤死悲哉顧澤之見任實由李綱綱罷而澤無從生矣

兩河中原之陷

守土之人非無忠義但高宗棄之度外內罷李綱外亡宗澤廢張所傅亮等招撫經制忌信王

榛而不用故四京全沒半壁亦幾不得耳

南遷定都

高宗之不肖讀史者皆切齒焉予不屑論矣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奉朔稱臣金人莫肯哀而赦之韓世忠岳飛邀諸長江之險兀兀窘創始畏南牧使專用二人猶有望也

苗劉之變

高宗棄忠寵宦以此致變非朱勝非保帝生張

浚集義兵韓世忠殲渠魁宋滅矣

平羣盜

當宋南渡盜中少豪傑故無立國者然李成曹成楊太皆劇賊獨岳飛能平之此南宋之所以定也

金人立劉豫

劉豫之才與張邦昌伯仲以粘沒喝得立兀兀諸酋本憾之岳飛因以計閒豫遂被廢飛欲乘其不備長驅中原韓世忠亦請北討皆不見用

忠臣遇此痛哉

張浚經略關陝

浚治兵興元圖復中夏雖有富平之敗克保全蜀曲端固將才亦難駕馭縱有小失不可謂非賢臣也

吳玠兄弟保蜀

吳玠吳玠智勇兼勝足以克敵不為秦檜史浩所沮璘之功業尙不止此高宗最恨忠臣而忠臣獨多何也

岳飛規中原

飛之乘勝規復中原也秦檜惡之久矣大功方建遽令班師求和金遂陷之死嗚呼諸葛亮以時未可為而死岳飛以時可為而死亮死于軍旅之中飛死于姦臣之手高宗不肖不足責何天道之難知也然二人相較飛更不幸矣

順昌柘皋之捷

劉錡之破賊班師大約與岳飛同時傷哉

秦檜主和

孔子曰君君臣臣構爲君宜檜爲臣構忘父兄
母妻檜之爲人殆不若也

金亮之惡

金自海角起師百戰百勝滅遼殘宋戮辱甚焉
無或如之何者乃天生迪乃古弑君篡國母子
兄弟宗族盡肆翦屠婦姑姊妹姻戚悉充嬪御
大臣貴姓更無論焉嗚呼人不能虐金而亮自
虐之人不能辱金而金自辱之報亦捷矣

金亮南侵

亮之寇宋烏祿乘之高宗所以得歿於臨安也
然時有陳康伯在內張浚劉錡尙存復有李顯
忠虞允文李寶魏勝王友直諸人使乘間恢復
猶易易也

建炎紹興諸政

高宗忘二帝母后不納張守六思之疏殺忠媚
讎恬不知恥而乃紛紜禮樂粉飾太平寃乎哉
孝宗之立

高宗育太祖之後老而禪位孝宗承繼絕無間

言稱其父曰本生授受尊崇皆合于禮西銘謂構一生行事足告天地祖宗者止此信哉

隆興和議

孝宗雖賢于高宗而和戰兼用乾綱不斷太祖之後天亦不佑乎抑自棄也

孝宗朝廷議

孝宗喜空言而無實政復讎之說廢而格致誠正之論興生機絕矣

陳亮恢復之議

亮英才卓識屢以恢復為言非空談理學比也孝宗知而不能誠天下之不幸哉

道學崇黜

宋儒之病大約在空疏無用然如周惇頤程顥邵雍楊時諸人亦皆能見道陸九淵聰明而有實用朱熹嘗言子靜兄弟盡廢講學而務踐履此為大病噫朱氏豈不務踐履耶

兩朝內禪

孝宗至孝而光宗漸違天性以內禪掩逆非間

退也

韓侂胄專政

侂胄小人耳趙汝愚不與節鉞反使居內怨生奸橫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北伐更盟

北伐未嘗不可特侂胄非其人耳

吳曦之叛

曦雖不才然因其世業據險結援宋無如何也乃楊巨源出奇取賊而安丙忌掩其功且殺之

悲夫

蒙古侵金

蒙古與金猶金與遼金主不聽徒單鎰之言而徙汴猶宋南渡耳

金好之絕

金運雖盡宋實無能僅僅絕好免幣而已

李全之亂

史彌遠固養亂全亦大盜也其妻楊氏亦大盜匹也

史彌遠廢立

皇子竑輕脫與彌遠交惡卒成廢立西銘謂真德秀既秉宮教不痛陳人主預折奸萌而僅斂身保傅不無憾德然竑實不賢又皆非帝后之子以此引去是或一道特後不當復立理宗之朝耳

金河北山東之沒

金為蒙古侵凌復為宋夏牽制日蹙百里又何問焉使金人併力戰守尙有望也

蒙古取汴

鐵木真之殂也遺言金兵聚潼關必下唐鄧擣大梁則疲於奔命後人卒以此取汴然金主初亦死守使終不棄去崔立何得獻城淫虐金主何必不收合餘燼也

會蒙古兵滅金

金主守緒能死國忽斜虎能殉忠比宋二帝榮矣

三京之復

能復而不能守反啟釁端輕視蒙古而將帥非人也

蒙古連兵

宋為蒙古所困幸有孟珙折衝西北呂文德杜杲保禦江淮不然戎馬度江久矣顧內政不修姦臣用事縱延旦夕曾幾何時

余玠守蜀

以玠之盡力守蜀從合州城于釣魚山復因山為十餘城以護蜀口卒由讒死巴蜀于是非宋

有矣

真魏諸賢用罷

理宗用史彌遠羣賢並斥彌遠死而用真魏諸人業已晚矣然亦不過一諫官耳而理宗時猶難之

史嵩之起復

史氏三相天下積痛彌遠死嵩之即謀起復士論不與卒令終喪患失者懼矣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理宗之朝羣陰互進宦寺媼戚小人不獨董丁也

公田之置

南宋初籍蔡京等莊以為官田賈似道託限田之名遂置公田攬田于民民受其患宋亡後人猶以公田之稅均入民田嗚呼其貽禍遠矣

蒙古諸帝之立

太祖之卒也四子拖雷監國耶律楚材與之立窩闊台二人可謂忠矣楚材能正太宗太宗死

乃馬真后專政楚材憂死定宗不永而拖雷子憲宗繼之憲宗之弟為元世祖始雖自立亦人心所服也拖雷為忠臣世祖為賢主偉哉

蒙古立國之制

耶律楚材輔太祖太宗立課稅定戶賦嚴驛令用儒臣且知周孔之道立國制度皆其所為世祖增之耳

北方諸儒之學

姚樞竇默許衡輩文學之士耳西銘責其相率

事虜無海上之節過矣況宋削弱無道在南在北惟士所之樞輩本不仕宋何不可仕元乎抑雍容學校文章華國元主亦惟博崇儒隆道之名非專恃以立國也至耶律楚材以天下爲己任豈宜以小節拘之哉

蒙古南侵

蒙古主死合州城下忽必烈復渡江鄂州被圍時忽必烈恐阿里不哥卽位實無心南牧使似道不許和稱臣亦必速退矣

郝經之留

元世祖無心南牧故經久拘不卽加兵然似道之惡所以稔宋室之亡所以速亦由乎此使元早問罪宋卽警悟或猶延旦夕也

李璫之納

璫都督江淮蒙古信任乃世祖立而忽歸宋自取滅亡愚哉宋得璫而不能保愚又甚矣

賈似道要君

度宗固昏頹亦朝廷無人不佞似道耳不然夫

何敢

蒙古陷襄陽

呂文德雖可以利誘而以誤國自恨死文煥初能死守范天順牛富被圍四年而死張貴張順犯火伏水百戰而死凡襄陽困于蒙古六年而後陷使早遣大將救援猶可保也

元伯顏入臨安

伯顏有言宋得天下于小兒宜失天下于小兒嗚呼元自破襄陽長驅入臨安宋舉國皆小兒

耳李廷芝姜才苗再成李芾輩死節亦不乏人然不若文陸張謝爲烈也

二王之立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以一旅之師崎嶇嶺海天祥才望較大而困躓愈甚天時人事皆不可爲而毅然爲之至死不怨忠臣何不幸而逢宋室早不見用宋又何幸而得忠臣于國亡主降之餘也太祖以不忠取天下太宗以不忠繼天下故子孫不能盡得忠臣之益爲金元所俘虜

臣妾徒使在天之靈悔愧而已

文謝之死

謝枋得之死古猶有之文天祥則不見知于度宗又不見用于少帝盡心二王而二王不過六尺諸孤未嘗受託亦未嘗執政穿山度海隨處激發忠義卽隨處被厄不以少帝死不以使元死不以用兵死不以二帝死而終歸于死此殆造物者苦心玉成顯其至奇至變之節以示人臣者歟

昔宋孫氏作唐史論斷竭一生精力專注於論唐史篇帙不多而論定持平自成一子與近世偏舉一端任刻覈疏略之見鯁鯁然以翻案爲能者相去奚啻霄壤也頃客鄂垣督署承夏君彥保以哲兄紀事約言遺稿見示瀏覽之餘足與孫氏相頡頏因識卷後以誌欣挹光緒七年春二月歙縣後學汪宗沂仲伊敬跋

